

天主忠僕

羅蘭·墨奧智修女

MOTHER LAURA MEOZZI

(1873-1951)

早年生活

羅蘭於 1873 年 1 月 5 日生於佛羅倫斯(Florence)，父母為歷山(Alexander)及安琪拉(Angela)。墨奧智為貴族家庭，不僅物質富裕，亦富於基督徒美德。小女孩在健全家庭長大，自幼便隨家人遷至羅馬，父親在當地出任財務部長。她每天騎著小白馬，長途跋涉到羅馬郊外的聖堂，在那裡參加感恩祭和領聖體。這些年少時代每天與主相會的時刻，支持她度喜樂和純潔的生活。她入讀雅尼庫倫山(Janiculum Hills)的杜樂雅女修會(Dorothean Sisters)學校。一天，她的神師帶她到附近的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(母佑會)學校，探訪在那裡讀書的貧窮女孩。他對羅蘭說：「與聖體中的耶穌相會是好事，但在貧苦者身上發現祂，則更勝一籌。」

母佑會修女

她的神師是慈幼會會士，告訴她天主希望她加入母佑會。她徹夜不眠地祈禱，最後決定作修道人。21 歲的羅蘭離開舒適富裕的家庭，加入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，服侍貧苦女孩身上的耶穌。她在 1898 年發願成為母佑會修女。她服從長上吩咐，先在尼薩·蒙發辣都(Nizza Monferrato)服務貧苦女孩，然後到波地吉拉(Bordighera)及維拉茲(Varazze)，後來更獲委任為熱那亞(Genova)會院的長上。其後，她先後被派往馬利納(Marina)、卡塔尼亞(Catania)及南斯雅達(Nunziata)。那些在這段時間與她熟稔的人為她的列品作證說：「她愛護窮人、遭遺棄的人及各式各樣遭忽視的人。她在他們身上看見耶穌，細心體貼地照顧他們。她嚴以律己，卻寬大對待其他修女和女青年。她從不發號施令，而是溫柔地說：『請你幫幫忙。』」

波蘭生活

首批波蘭慈幼會會士及母佑會修女

羅蘭早已請求長上讓她到傳教區服務，終於在 1922 年，48 歲的羅蘭被派到傳教區，但並非向異教徒傳教(*ad paganos*)，而是到嚴寒的波蘭北部地區服務。慈幼會會士在 25 年前已到波蘭。自波蘭王位繼承人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王子在 1887 年加入慈幼會，以及杜林的偉大使徒鮑思高神父在翌年逝世後，有許多波蘭青

年乘火車前往意大利，只懂用意大利文說「杜林鮑思高神父」，並佩戴寫有這些字樣的小牌子。鮑思高神父的繼承人彌額爾·盧華神父在意大利為這些青年開設會院，在這裡培育了許多偉大的慈幼會會士。這些年青會士在 1898 年於奧斯維辛(Oswiecim)設立首個波蘭慈幼會會院。他們也有姊妹和表親，有些也效法她們的兄弟，頸上掛著寫有「杜林鮑思高神父」小牌子，乘火車往意大利，日後成為波蘭首批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修女。

波蘭母佑會事業的開端

直至 1922 年，羅蘭·墨奧智修女服從長上吩咐，「與五個修女到羅贊斯托(Rozanystok)為戰火下的孤兒開設會院」，首個母佑會會院才在波蘭設立。1922 年 10 月 30 日，六位修女、三個意大利人及三個波蘭人啓程離開意大利，踏上漫長旅程，路經尼薩·蒙發辣都、亞斯底(Asti)、米蘭(Milan)及威尼斯(Venice)，抵達奧地利。他們繼續進發，越過捷克，進入波蘭，到了奧斯維辛的慈幼會會院，才首次停下來休息。羅蘭修女在其日記中寫道：「我必須為天主默默無聞地生活，在愛與痛苦中與耶穌合而為一。」離開奧斯維辛後，他們還要前進 350 公里，橫過廣闊的平原，沿路是單調乏味、白雪覆蓋的郊野，越是往北方進發，積雪越厚。最後，他們抵達羅贊斯托。

羅贊斯托是個鄉村，有一座著名的聖母教堂，房屋圍著教堂興建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（1914 年至 1918 年），這些房子遭破壞，慈幼會會士修葺部分房子，並開設孤兒院，收容 500 個十歲以上的男青年。院長與會士親切款待母佑會修女，雀躍地迎接她們。修女來到這裡後，他們可收容年紀更小的男童，以及任何年齡的女孩了。

查思洛的孤兒院

他們很快再收容 80 個孩子。會院年表記載：「孩子們沒有鞋襪，最小的只有三歲，全部面容憔悴，衣衫破爛。年紀小的不斷啼哭，較年長的總是東奔西跳，不守紀律。」羅蘭修女與五位修女創造了奇蹟。她們把 80 個戰戰兢兢的小頑童組織為一個大家庭，有足夠的熱奶，孩子還可圍在大火爐旁邊取暖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還可獲得修女溫暖的關愛。羅蘭修女照顧他們的健康，尤其是腳上長了凍瘡的孩子；華樂娜修女(Sister Walena)則負責為他們洗褲子和衣服，在火爐旁邊烘乾，然後修補燙平。晚上就寢前，大家向聖母祈禱，感謝聖母把他們聚集到她的聖堂附近生活。在其他修女就寢後，羅蘭修女在怕黑的年幼孩子床邊多守候幾小時。她在日記寫道：『萬福童貞聖母瑪利亞，感謝你的助佑和眷顧，我信賴你，永遠依靠你。』

當時還是幼童的諾華克·查思洛(Nowak Czeslaw)日後憶述說：「我當時只有兩歲，修女要把我歸入最年幼的一組，但她們其後察覺我與其他孩子合不來。她們當日稍後對我說，我患了嚴重的腸病，以致無法清楚發音說話。羅蘭修女（我

們經常稱她為媽媽)特別照顧我,養育我有如親兒。她愛護所有孩子,像母親般照顧他們,但特別關懷較愚鈍和有需要的,而且特別關心我,因為我是最不幸的。她絕不向我們咆吼,也不會感到厭煩。如果孩子犯錯了,便會跑到羅蘭修女面前,承認錯誤,請求原諒,深信她必會寬恕他,並向助手說情。我也有幾次這樣的經歷。」

母佑會事業的發展

衛生巡查員前來巡視會院和四周環境,並查看修女如何照顧孤兒院的孩子。他深受感動,更在記錄冊寫道:「我們要再給你 200 個孤兒。」羅蘭修女沒有反對,只說:「我們應在那裡安置他們?請我們一座合適的房子。」如此,一項新計劃展開了。在政府和一些富裕家庭協助下,她們找到一座合適的房子。有更多母佑會修女前來照顧新收容的孤兒,他們全是貧窮孩子。在 1922 年至 1940 年間的 18 年內,羅蘭修女最初出任會院長上,然後擔任副省會長及省會長,開設 9 個會院。她設立的初學院培育了約 110 個修女,為母佑會事業注入生命和活力。

她像年青人般奔波勞碌,探訪各會院,鼓勵其他修女,給她們適當的指導。為此,她必須運用各種交通工具,包括火車和馬車等,還經常徒步行走。儘管患有哮喘、頭痛和循環系統毛病,她還是繼續奔走,雙腿多次嚴重浮腫。羅蘭修女常對過勞的長上說:「我下次來的時候,會給你帶點巧克力,那麼你便會笑容滿面,我也會很高興。蘇菲亞修女(Sr. Sophia),振作吧,讓我們奮力工作,那麼我們的生活將蒙受祝福,富於功勞。孩子還好嗎?……讓我們鼓勵眾人、造福眾人,時常對所有人行善!」

戰爭歲月

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。意大利領事告誡羅蘭修女,外國人可能會遭逮捕及驅逐至西伯利亞(Siberia),但她答說:「只有還有一個修女在這裡,我也要留在波蘭。」她確實留下來,與這些孤兒在薩奇茲基(Sakiszki)的叢林生活。為免波蘭裔的修女遇到麻煩,她與農民一同生活,打扮得像個農婦,住在農民的房子裡。儘管活在戰爭的困境和危險下,羅蘭修女仍然暗中寫信給散佈各處的母佑會修女,藉以激勵她們。曾讀過這些信件的總會長爾莉雅·坎特修女(Mother Ersilia Canta)日後將它們發表,並說:「這些信就像是瑪沙利羅修女寫的!」

戰爭期間(1938 年至 1945 年)是波蘭的痛苦歲月,有許多人殉道。羅蘭修女熬過這漫長的歲月,與她的修女同甘共苦。即使在赤貧情況下,她也開設更多會院,擴展事業。起初,她照顧男童,其後也收容貧窮女孩。為教育他們,她興建學校和工場,並提供其他設施。她也照顧難民、遭遺棄者、病人及受迫害的人。她祈禱、受苦、工作。有人問她:「你不掛念意大利嗎?」她答說:「我有兩個祖家:意大利與波蘭,我不知道自己愛哪個多一點。」

戰後重建工作

戰後重新劃分疆界

1945 年，大戰結束，羅蘭修女已 72 歲了。她要重新再來，但並不沮喪。她說：「在聖母助佑下，我們將看見奇蹟！」奇蹟果然發生了。戰爭結束後，勝利國（美國、俄國、英國及法國）在波茨坦市(Potsdam)達成協議，重劃波蘭疆界，把過往德國管治的廣闊地區交給波蘭，同時把面積相若的波蘭領土撥給蘇聯。戰爭造成許多破壞，房子、橋樑及公路倒塌，多次轟炸也導致許多城市完全陷入混亂狀態；此外，成千上萬的人要離鄉別井，移居異地。波蘭人就像遷到新草場的羊群，向南推進 500 公里，佔據德國人已撤出的土地。

重新劃分領土後，維爾紐斯(Vilnius)與附近約 200 公里的範圍脫離波蘭，「交還」立陶宛(Lithuania)。在這地方某角落，有一座孤兒院，位於一個大森林與一個小湖之間，收容了 120 個波蘭男童。這些孤兒由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的幾位修女照顧。每個男童也知道自己的悲慘故事，不差於向人重述。其中一個孤兒回憶說：「我是瑪莉安·德辛基(Marian Delasinki)，在華沙(Warsaw)一座孤兒院的門邊垃圾箱旁給發現，當時出生還未滿六週。我給送到威爾諾(Wilno)的修女會，七歲時給送到母佑會在薩奇茲基森林的孤兒院。我懷念善良仁慈的羅蘭修女。她的波蘭語不大靈光，但我們在那裡生活時，時常感到她的母愛。」

「他們是波蘭人，我們要帶他們到波蘭去！」

在這個地區，立陶宛人與波蘭人在戰爭前如手足般共同生活，住在同一片土地上，甚至在同一所房子裡。轉眼間，波蘭人成爲「敵人」。原本在這裡工作的男男女女給驅逐到偏遠的南方地區。他們收拾行裝，放上手推車、腳踏車等任何可用的運輸工具，也有少數人乘搭火車，前往他們的新領土。他們建設新家園，開懇土地，栽種糧食和可售賣的農作物。在戰爭期間，波蘭有 600 萬人死亡，200 萬人傷殘，還有四成的青年因營養不良患上結核病。成年人想盡辦法前往他們的新土地，但沒有人關心居住在薩奇茲基森林附近的 120 個無助小孤兒，以及與蘇聯戰鬥後，匿藏於森林裡的同盟軍。

羅蘭憑過往的經驗，深明俄羅斯人的殘暴。她確信如果繼續留在那裡，那些波蘭孤兒及匿藏的同盟軍和家人，將難逃流放至西伯利亞的命運。那裡冰天雪地，一片荒蕪，蘇聯喜歡把「敵人」流放至這片大陸，任由他們在那裡自生自滅。羅蘭修女堅決地說：「他們（指那些孤兒）是波蘭的孩子，我有責任照顧他們，要把他們送到家鄉。」於是，她開始在維爾紐斯爲此事奔波。兩個月、三個月過去了，繁複的手續沒完沒了。寒冬將至，羅蘭修女和其他修女熱切祈禱，積極工作，爲貧窮孤兒提供糧食和衣物。羅蘭修女說：「我們要以特別的方式祈禱，聖母會照料一切。」

女軍官

負責與俄國官員交涉的派特爾修女(Sister Pytel)遇見一個波蘭裔女軍官。這位軍裝女士很關心這些孤兒，但只能發出 108 份許可證（而非 120 份）讓他們回國。對於沒法取得官方文件的 12 個孩兒及同盟軍和他們的家人，誰也不能擔保他們會遇上甚麼事情。羅蘭修女說：「我們祈禱吧，聖母會解決問題。」火車預留了十個車卡給孤兒，每個車卡設有一張長椅，地上舖了乾草。女軍官說，其中一個車卡是留給患了傳染病的人。火車緩緩向南方進發，而無法取得所須文件的 12 個孤兒、同盟軍和他們的家人，都擠在留給病人的車卡！火車啓程後數天，在清晨時分抵達邊界。羅蘭修女坐在孤兒中間，熱切祈禱。白朗雅修女(Sr. Bronia)後來說：「如果邊界的警察發現真相，會當場槍殺匿藏的人，其他人的下場也不堪設想。」

黎明時分下起雨來，由於車卡頂部全部破損，因此男童都用手帕蓋著頭避雨。邊界人員的檢查工作一絲不苟，快要進入傳染病人的車卡。女軍官一直留神看守，手上拿著一瓶「伏特加」酒，等著警察來到。結果，這些執法人員喝得酩酊大醉，這樣離開了。半小時後，火車抵達波蘭國境。大家都緊張得流汗發抖，女軍官坐到羅蘭修女旁邊，並說：「我們全部安全了！」羅蘭修女在破爛的地板跪拜祈禱，流著淚擁抱這位同伴，對她說：「感謝你救了我這些小孩子！」修女和孩子們看見祖國的境況，痛心疾首。他們所愛的國家慘遭戰火蹂躪，家園被毀，人民衣衫襤褸，鐵路亂七八糟。所有事物需要重建。

戰後的事業發展

儘管戰爭造成極大破壞，省會長並不沮喪。她懷著熱忱、決心和信德，重新開始。羅蘭修女遇到困難時，總是說：「如果聖母願意，我們將看見奇蹟！」奇蹟真的發生了，其中一個奇蹟，就是會院數目倍增：當共產主義來臨並在波蘭紮根時，省會長竟能開設 15 個新修院，包括初學院。此外，還有愛德的奇蹟。省會長派護士到烙茹(Laurow)的孤兒院照顧共產黨總監的女兒。這個總監是共產主義者，在戰爭時期曾迫害修女，甚至把她們趕出會院。他的女兒病況嚴重。在他有需要時，羅蘭修女毫不猶豫地善待他，不計較他在戰爭期間如何無情地對待那些修女。

退任

1949 年，當接到修會來函宣布任命瑪提達·斯科卡修女(Sister Matylda Sikorska)為母佑會的波蘭省會長，羅蘭修女歡欣感謝天主。她曾派年青的瑪提達到羅贊斯托首個開設的孤兒院當教師，瑪提達出任省會長後，將要繼續她的工作。新任省會長不想領受這種榮譽，認為這是羞辱羅蘭修女。相反，羅蘭修女微笑地向團體介紹這位新任會長：「這是你們的新長上。」新長上向所有修女重述她初遇羅蘭修女的情形：「她在幾塊麵包上塗黃油，然後遞給我。她是如此細心體貼，

像母親般慈愛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這位聖善的長上深深吸引了我。她給我一幅聖母進教之佑聖相，我一直珍藏著。我離開時，她送我一段路程，看著我離開。不久，我回過頭來，看見仁慈的羅蘭修女仍站在原處目送我。她必定在為我祈禱。聖誕節前夕，我辭去村裡的教職，與村民道別後，前往羅贊斯托與孤兒及羅蘭修女共度聖誕，那是我首次不在家裡過聖誕節。推動我前進的，是天主的恩寵和羅蘭修女的聖德。」

患病逝世

羅蘭修女患上惡性腫瘤。雖然很痛苦，但她開玩笑說：「我已學懂用波蘭語發牢騷了！」醫生對其他修女說：「她承受的痛苦，是你們難以想像的。」當她以為無法忍受痛苦時，夢見聖母對她說：「我會在四十天內帶你離開。」她準備自己，遺言是：「聖母在這裡祝福你們！」1951年8月30日，聖母把羅蘭·墨奧智帶返天鄉。

列品程序

羅蘭·墨奧智的教區真福列品程序在1986年9月30日展開，於1994年1月31日順利結束。我們期望教廷的列品調查盡快結束，確認她的崇高品德，讓她榮列真福品。

重要日期

天主忠僕羅蘭·墨奧智修女

- 1873年 生於意大利佛羅倫斯
- 1898年 宣發修道聖願
- 1922年 波蘭：長上、副省會長、省會長
- 1949年 退任省會長
- 1951年 與世長辭
- 1986年 教區列品程序展開